

朱 訓 論 文 選

自然辯證法卷



中国大地出版社

朱 训 论 文 选

自然辩证法卷

中 国 大 地 出 版 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训论文选. 自然辩证法卷 / 朱训著. —北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80246 - 479 - 7

I. ①朱… II. ①朱… III. ①朱训—文集②自然辩证
法—应用—地质勘探—文集 IV. ①Z427. 6②P62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6704 号

ZHUXUN LUNWENXUAN · ZIRANBIANZHENGFAJUAN

责任编辑: 刘 迪

责任校对: 王洪强

出版发行: 中国大地出版社

社址邮编: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1 号 100083

电 话: 010 - 82324508 (邮购部) 010 - 82329007 (编辑部)

网 址: www.chinalandpress.com 或 www.中国大地出版社.中国

印 刷: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1/32}

印 张: 12.75

彩 插: 6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1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46 - 479 - 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作者八十寿庆照

(张建设 摄)



朱训、尹惠宇夫妇金婚照

(张建设 摄)



1990年6月30日于光远、朱训同志出席第三届全国地学哲学学术讨论会
主席台右起：翟裕生、孙隆椿、李昌、朱训、于光远、涂光炽等



1993年3月1日中国科协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在全国政协礼堂联合召开
《找矿哲学概论》座谈会，宋健国务委员给会议发来贺信
图中右起：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龚育之、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高潮、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找矿哲学概论》作者朱训、陈舜瑶



2001年3月22日朱训同志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长



2001年3月22日朱训同志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长
前排左为于光远，右为朱训



2001 年 5 月 26 日朱训理事长在南京召开的纪念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 20 周年座谈会暨年度工作会议上讲话



2001 年 11 月 29 日朱训理事长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秘书处的同志在一起



2002年3月24日朱训理事长（中左二）主持召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五届三次常务理事会



2006年4月朱训同志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理事长



2008 年朱训理事长（前排中）主持召开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会
前排右起：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朱训，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冯长根



2011 年 6 月朱训理事长参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的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座谈会
前排左起：丘亮辉、孙小礼、黄顺基、何祚庥、朱训、张彦英、董光壁、范岱年

阳光狂风雨露伴我行^①

——忆留苏岁月的前前后后

(代序)

摆在我案头的是一本由江泽民同志题写书名、由我主编历时3年经几十名学长共同完成的大型画册《学子之路》。画册收集了反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留学苏联学子们勤奋学习与学成归国后报效祖国情况的813幅珍贵照片和11068位学子名录。每当我翻开这本画册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画面就一幅幅浮现在我的眼前，一种无限感慨和60年前的往事以及我和我爱人尹惠宇学友在苏联留学时的情景就浮上心头，并勾起我对那美好岁月的无限怀念和对往事绵绵不断的回忆。

我是江苏阜宁人。1930年5月16日出生于今属江苏省滨海县的五汛港。随着地球的旋转和岁月的流逝，不知不觉地我已在这气象万千的美好的地球母亲怀抱里度过了80多个春秋。正如古人所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回顾这大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既充满着阳光雨露的沐浴，又经受了狂风暴雨的洗礼，一幅幅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

从“猴子王”到留苏生

1940年秋天，对于我和江苏北部盐城阜宁地区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秋天。就是这个秋天，八路军第五纵队在司令

① 此文系朱训同志2003年应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之约为出版《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难忘的峥嵘岁月》一书而作。收入本文集时稍作删补作为代序。

员兼政委黄克诚同志的率领下，由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挥师南下，连克数座城镇于10月10日在盐城与东台之间的白驹镇与陈毅、粟裕率领的奉命北渡长江的部分新四军会师，打败并赶走了盘踞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韩德勤部队，从而开辟了苏北盐（城）阜（宁）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41年1月，正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已无力大举进攻抗日根据地之际，国民党顽固派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在江南的新四军蒙受巨大损失，新四军军部也遭破坏，叶挺军长被俘，项英政治委员牺牲。在此情况下为了抗日救国大业，中共中央迅速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时任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政治委员，陈毅同志为代军长，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同志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委兼苏北军区政委、司令。

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在苏北根据地迅速剿灭了当地的残余土匪，一方面组织群众发展生产，使根据地人民过上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居乐业生活；与此同时又兴办学校，以培养建设根据地的干部，并给抗日战争胜利后建设新中国这一伟大任务准备人才。在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的关怀重视下，根据地内的教育事业得以迅速发展，一些有条件的乡村小学迅速恢复开办，并于1941年11月在阜宁县郭墅张庄兴办了苏北根据地第一所红色中学——盐阜区联立中学（简称盐阜联中）。此外，新四军还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广大群众之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工作和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农村中组织农会，在城镇中组织工会，在中学学生中组织学生救国会，在少年儿童中组织儿童团。当时，有一支享誉国内外的，由少年儿童组成的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队伍——新安旅行团活跃在敌人后方。他们被人们称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少年儿童抗日的先锋”“万里长征的小英雄”。皖南事变后，为了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新安旅行团在教育家汪达之顾问率领下，遵照周恩来同志早先作出的“如万

一发生不测，就撤到新四军去工作”的指示，在取得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同志的联络和安排后，在刘少奇同志的关怀下，穿越日本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重重封锁，于1941年分批到达苏北盐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军部的所在地，并迅速投入抗日宣传活动。

新安旅行团来到我们家乡时，我刚刚11岁，在舅舅家所在村庄——停翅港（又称亭子港）小学就读，上五年级。当时我大哥朱诚也在这所小学教书。新旅的大哥大姐们来到之后，就教我们唱歌、跳舞，给我们讲抗日道理，并立即把我们这一批小学生组织起来，组织成儿童团，叫我担任儿童团团长。由于新安旅行团的哥哥姐姐们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比我们略大一点，都穿一身较新的深蓝色灰色军装，比较“洋气”，举止动作也和我们不一样，当时我们都把他们看做“洋包子”，但他们和我们这些“小土包子”很合得来，相处得很愉快，大家都很高兴。

儿童团组织起来之后，新安旅行团的哥哥姐姐们交给我们三项任务。一是联系与组织还没有上学的孩子们，教他们识字、唱歌；二是学会演戏、写标语，到村子里向农民群众作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三是在村庄及其附近交通要道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查路条，捉汉奸。尽管当时根据地内比较太平，但日本鬼子、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还不时派特务、汉奸来根据地内刺探军情。为了防止坏人捣乱，新四军和人民政府都派出战士和民兵进行巡逻和站岗放哨。我们儿童团也在课余配合做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汉奸的工作。儿童团还有一项特殊任务，就是在逢年过节时去慰问新四军。新四军军部重建后，一度就曾驻在停翅港村，传说曾是凤凰停翅栖宿过的地方，我当时也在那里上学，所以我常有机会幸运地见到陈毅军长骑着一匹大马在走动，看到刘少奇同志身着褪了色的浅灰色军装在村头散步。过年过节时我就和儿童团员们拎着一小竹篮鸡蛋到军部去慰问。

儿童团站岗放哨一般都在村子中间或村子周边的行人大道上，通常三人一组。人多遇到坏人好对付，也便于根据需要派一人跑回去向战士或民兵报信。站岗时每人手持一根比我们人还高一点的木棍，上面绑一根红布条。有一天傍晚，天还没有黑，我和另外两个儿童团员在村旁路口站岗，恰巧少奇同志从不远处漫步向我们走来，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就是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只知道他是新四军的一位大干部。当时他还不过40岁左右，可是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里，他是一位笑容可掬的慈祥长者。少奇同志来到我们中间，笑着对我们说：“你们儿童团是在放哨？”我们蹦蹦跳跳地回答说：“是！”少奇同志高兴地说：“很好，儿童团也可以干大事。”这时身旁的一位小朋友指着我对少奇同志说：“他是我们的儿童团长。”少奇同志马上就抚摸着我的头笑呵呵地说：“噢，你是猴子王！”

时间过得很快，一瞬间就过去了10年。10年后，“猴子王”竟变成了留苏生，这是我做梦也未想过的事。

1952年4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我被组织上从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挑选送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班学习。经过4个月的俄语培训和进一步政治考查，我幸运地被列到苏联留学的队伍中的一员，从而使“猴子王”变成了留苏生。

从“猴子王”变成了留苏生，这期间经历了10年的艰苦岁月和曲折的历程。是怎样实现这个转变的呢？这还得从盐阜联中说起。前面已经提及，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之后，为了培养抗日干部和抗战胜利后的建国人才，在刘少奇同志关怀支持下，于1941年11月在阜宁县郭墅张庄办起了苏北第一所抗日民主中学，即盐阜区联立中学。盐阜联中设立初中部、高中部和师范部，教师队伍由军队中文化水平高的干部、国民党统治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和当地原有的老师三部分组成。当盐阜联中招生简章在报上公布和民间广为传播后，盐阜区青少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踊跃报名应试。我的长兄朱诚也丢下了小学教员的工作，立

即报名考入了高中部进一步“深造”。1942年夏，我在完成小学六年级学业于高小毕业之后，回到父母亲居住的家乡即阜宁县前汪朱村。利用帮助家中干些放牛割草等农活之余，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哥哥朱诚就给我讲些共产党为人民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帮助我辅导政治常识等课程。在哥哥的帮助与带领下，我于1942年秋考入了盐阜联中初中部一年级学习，从而开始了在革命熔炉中接受教育的生活。

那是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条件相当艰苦，校舍有用空着的寺庙，有借用农民老乡家的房子。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按照半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一个年级分几个班，一个班分几个组，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一个班的同学除在一个教室里听课外，早晨出操，每天三餐饭都按照统一号令集体行动。吃饭以小组为单位，以大地作餐桌，在地上用粉笔画几个大圆圈，每个小组被分配占用一个圆圈作餐桌。每天由一个值日生负责去打饭打菜，其余同学均列队由文娱委员指挥唱歌。通常要唱一遍盐阜联中的校歌。这首歌的开头几句是：“苏北敌后方，抗日民主的旗帜在飘扬，这里有我们的学校，课堂就在战场上……”饭是一人一大碗，菜是用一个大搪瓷脸盆来装。当饭菜分装好和唱好校歌后，总值班就吹响了开饭的哨子，同学们就迅速回到“餐桌”上狼吞虎咽似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饭。同学们夜间也是以大地作床，在空屋里地上铺有一尺厚的稻草，稻草床的周边用砖头垒起一尺高的围墙，一个小组的同学就同住在一个床上。早上起床后由从军队来到学校的老师教我们按战士背包的方式把被子叠好，整整齐齐地放成一排，每个人的书包整整齐齐地挂在墙头上排成一排。于是在战争环境中办学，抗日战争虽处于相持阶段，但敌人还不时来扫荡，学校也无固定的校址和校舍，日本军队进攻来了或扫荡来了，我们学校就转移。敌情缓和了就恢复上课。有时没有足够的校舍，我们就在村中大树底下上课。没有黑板，就借用农民老乡家的门板。没有正规的课桌和椅子，每个人就坐在常备的一

个木质小马扎上听课，在双腿的膝盖上放一个讲义夹当桌板。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坚持着学习。

盐阜联中从建校一开始就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勤工俭学制度。学生们学习了政治课，老师们就组织同学们到农村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学们学习了数理化，老师就组织同学进行各种试验。当时根据地没有肥皂，军民生活很不方便，化学老师徐以达就领导我们进行制肥皂试验，经过几百次的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于是学校建起一座小型化工厂来生产肥皂，供给根据地军民使用。当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处于胜利前夕时，为了尽快培养一批抗战胜利后的建设人才，经上级批准学校于1945年8月改组成苏北工业专科学校，并扩建了苏北工业化工厂，继续坚持勤工俭学制度。我被编入化工科，在化工厂工作，以工为主，边干边学。开始享受供给制待遇。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学校也迁到淮阴城中并归属华中建设大学领导，改称华中建大附中，在建大附中完成了我们的学业。化工厂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回忆当年的艰苦的学习生活和生产劳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磨炼，而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相亲相助的深厚情谊都成为永不磨灭的印象，深深地留在师生们的脑海里，铭记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中。时至今日，当年在建大附中的北京校友们仍在每年春节大年初三相聚，回忆往事，畅叙友情，憧憬更加美好的未来。

抗日战争胜利了，人们原以为能从此过上新的安静的生活，可以开始为建设民主国家而工作。谁知，国民党反动派又背信弃义地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于1946年1月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从而又开始了为期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初期，学校被迫停办，一部分师生随新四军主力北上山东和东北。时在建大学习的哥哥朱诚与嫂子季素和在附中学习的姐姐朱方都随军北上。此时我已被党组织吸收成为一名党员。经组织决

定我和另外几位同志由徐以达老师率领，保护工厂仪器设备留在苏北敌后游击区坚持。当形势紧张，我们就转移打游击，每当形势比较稳定，我们就生产肥皂、牙粉（当时还不会生产牙膏）和酒精，供坚持在敌后的军队使用。期间由于我侦察敌情有功，使工厂设备物资及时转移免遭破坏立了一等功。人民在经历八年抗日烽火的锤炼之后，又经受解放战争的考验。但是历史并没有按照国民党反动派所想像的那样发展，正义战胜了邪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垮台了，八百万蒋军被消灭了，人民解放军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胜利诞生了。

新中国诞生之后，为了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各种人才，党中央在恢复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学的同时，立即决策兴办一所培养干部的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由教育家吴玉章担任校长，成仿吾为副校长，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胡华等一批著名学者担任教授。为了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请了不少苏联专家在学校直接授课或进行辅导。学校于 1950 年开始招生，当时招收的是在职干部以及工农兵中和优秀青年学生中直接挑选具有相应文化程度、经过考试和考核来择优录取。当时我在苏北解放区苏北实业公司光华化学厂中担任技师、车间间长、人事课副课长、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代理书记兼工厂共青团支部书记等职务，工作已有 4 年，是工厂的劳动模范，苏北行署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又有高中文化，所以就在 1950 年 2 月被组织上选送推荐，并在南京经过考试合格后录取进中国人民大学工厂管理系冶金班学习。能够到北京，到新中国首都新开办的一所新型大学学习本是一件从来没有想过的事。谁知，在快满三年学习临近毕业的前夕，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1952 年 4 月，组织上又抽调我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经过 4 个月的紧张学习和进一步综合考核后，决定派我去苏联学习经济，从而使“猴子王”变成了留苏生。